

義華的日記



上海兒童
書局印行

紙

月九年二十國民
遷移局育教海上
館書圖平北立國



義華的日記

民國十九年八月至十一月。

時義華年九歲。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3 0535 3228 3

859.39
252

義華的日記目次

方序

自序

一三

(一) 我在瀾陽的時候

一四

(二) 由瀾陽到漢口

(三) 母親死了

(四) 由漢口到上海

(五) 由上海到淮安

(六) 由淮安回到上海

(七) 再回淮安

(八) 弟弟也來淮安

(九)這一年來父親的狀況

(十)現在的狀況

房子倒了！.....	二五
薛亮打狗.....	二六
我追張俊鑫.....	二六
滾鐵環.....	二七
我不怕了！.....	二八
打桐果.....	二九
種野葡萄.....	二九
哭.....	三〇
擦紅洋火.....	三一
織布的梭子.....	三一

黃牛在路上出大便·····	三二
狗到水裏爲什麼會淹死·····	三三
土狗子和黃蜂·····	三四
天上的雲和星·····	三五
河裏爲什麼能點燈？·····	三六
個個都是畫家·····	三七
桂花是供大家看的·····	三七
月亮怎麼沒有出來？·····	三八
好玩呀！·····	三九
我們要聽不到鳥叫了！·····	四〇
很害怕·····	四一
那裏來的飛機聲？·····	四一

大真是壞東西嗎？.....	四二
今晚住在什麼地方呢？.....	四三
無用的東西！.....	四五
共合多少錢？.....	四六
我那裏有錢呢？.....	四八
到大世界去玩.....	五〇
弄我玩.....	五〇
法國公園.....	五一
我心裏很不快活.....	五二
三隻狗搶骨頭.....	五三
呼呼呼.....	五五

方 序

我是十八年九月間，到過淮安新安小學，過了一次雙十節。這是第二次在二十一年的雙十節前一天，再來到新安小學。

一天，在孫銘勳先生房裏，見着桌上擺了許多小朋友的日記。我就隨便翻閱，見着左義華小朋友的日記，很能抓住一天生活的要點，忠實地寫出來。孫先生的批改，只有改正別字和修助詞句的通順，很能保存義華童真的原來的真面目。我即說：「這日記可以出版。」孫先生說：「義華近來的生活太爲難了，北地苦寒，隆冬即到，冬衣尙在不可知之中，我正想在他的日記上設法，你來得正好，即請你介紹。」我說：「有這樣的日記，

不但義華不愁冬衣沒有着落，就是他的弟弟仲達的冬衣也有得着了。』

日內孫先生已把義華的日記校閱如式寄來。在義華的自序裏，可以看出義華的身世，看出義華求學的經過。並且可以看出義華與新安小學的關係和進步，在向着科學的路綫進步。最重要的是看出義華的日常生活表 and 自省表。是義華已踏上了過着有計劃的生活，受着有計畫的教育，將成爲一個有計畫的科學兒童了。

臨了，我希望義華繼續不斷地努力，照着計畫前進創造，向着科學的路綫前進創造，那末，將來成就一定很大。同時我更希望着用此書的小朋友們，都和義華一樣地向着科學的路綫去努力。

前進創造，都成爲一個有計劃的科學兒童。那末，中華民國可以得救，中華民族可以復興了。

小朋友們！來！努力吧！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方與嚴序於上海自然學園

自序

一 我在瀏陽的時候

我姓左，名義華，今年已經十一歲了。我現在雖然在淮安新安小學求學，但我不是淮安人。我的家，是住在湖南省瀏陽縣官渡鎮的旁邊。我家的屋子很大，屋子後面及兩旁都是菜園。菜園四圍都有很多的果子樹。果樹外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很深的樹林。遠遠望去，風景是非常好看。門前有一口井，又有一個魚池，池的四週都有楊柳圍着。出門向西邊走了數十步路，便有一個很大的長方形的池塘，池裏的水是由山上流下來的，非常清

淨。池外，有一條大路，向西走，可通瀏陽長沙。向東走，不多遠，就有一條大河，河上搭了很大的木橋，過了橋，便是官渡鎮。這條河，可通洞庭湖及長江，就是地圖上可見的瀏渭河。但是，只有木船來往，並沒有輪船。官渡，是一個很大的市鎮，街一也很繁盛。但是，我那時除了在家裏玩耍而外，是不常到官渡去的。

我父親有兩個哥哥，在很大的一座屋子裏，早已分成了三家。我家一總有五個人：祖母、父親、母親、我、我的弟弟。祖父早已死了，分家的時候，因為我父親是最小的，所以祖母和我父親同住。現在，我們一家人都各處分散了，只有祖母一個人還留在家鄉，我也不知道她是怎麼過活的。我家有好幾畝田，都是

種稻。在我的家鄉一帶都是種稻的，並不像淮安這裏多種麥。我家還有一座山，山上每年都種山芋。這座山離家較遠，所以我沒有去過。

我那時的情形，現在是記不清了。雖然也曾進了一個小學，但進去的時間不久，而且校中只有一個先生，是一個很隨便的學校，所以，我在那小學裏的情形，現在也記不清了。我只記得，鄰家有一個和我同一樣年紀的小朋友被土匪捉了去，我父親就天天把我關在家裏，不讓我出外去。家鄉的土匪真多，大白天也常常搶人。遇着軍隊來了，土匪就和軍隊打仗，一打就打幾十天，不分勝負。地方上弄得一塌糊塗，田也荒了，房屋也燒了，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了。大家弄得沒有飯吃，逼迫着去做土匪，所以土

匪一天比一天的多。有一次，是在夜裏，很多的土匪走我家門前的大路上經過，我家的人都跑到樓上去看土匪的行動。他們把我和我的弟弟留在樓下，不要我們上去看。後來，我吵着要去看，我父親沒有法子，只得抱我上樓去看。我看見許多的土匪，打着火把，由門前大路上走到很遠的地方去。土匪走得遠了，只看見一點一點的紅光，像星光一樣閃耀。又聽着喊打喊殺的聲音。我怕極了，偷偷地跑下樓來。我父親在樓上看不見我了，也嚇了一大跳，趕忙到處找，找到樓下，才找着我，我就去睡覺了。

我父親在家鄉沒有事做，便同我的祖母和母親商量，到外面去找事做。父親出外去了半年，又打起仗來了，仍然是土匪和軍隊打，打的比以前更利害。先是在縣城附近打，打了幾十天，打

到我家的附近來了。那裏的人非常害怕，大家都跑到山上去躲。我和我祖母、母親、弟弟一共四個人，也跟着人家跑到山上去躲。躲了好多日子，才聽見人家說：「不在官渡打了！」我問我的母親說：「他們到那裏打去了？」我母親罵我說：「小孩子問這些做什麼？」我就不再問了。就在那天，我們又才回到家裏來。家裏的地下已經生草了，板壁也有些不完全了！

二 由瀏陽到漢口

我們由山上回到家裏，只有兩三天，便接着我父親在外面寫回家來的信，叫我們不要再住在家裏，趕快搬到外面去。我母親便和我祖母商量，祖母說：「我年紀大了，你們母子三人去吧！」

我不必去啦！」又有別的老年人也來說：「年老的人，不要離開家。」我母親沒有法子，只得把行李收拾好，請一個人幫着拿行李，帶着我和我弟弟四個人望大路上走去。天黑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三橋，我們便在那裏的旅館裏歇下來了。

祖母一個人留在家裏，有時住在自己家裏，有時又住到親戚家裏去。這兩年來，家鄉更鬧得不成樣子，聽說，我的祖母曾經跑到長沙，住了許多時候，現在又回到家鄉去了。去年我曾經寄一封信給她，但是，到今天還沒有接到回信。

我和我母親弟弟三個人在三橋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才微微亮，我們就離開了旅館，走到一條河邊去等船。等到天亮，才遠遠地看見有一隻民船來了，民船靠了岸，我母親把行李搬上

了船，船就向着長沙開走了。走了三四天才到長沙，一路經過了許多地方，我現在也記不清了。長沙的江裏有許多輪船，跑來跑去，十時還嚙嚙的叫着，非常好玩。我們在長沙上岸後，便到旅館裏去住下，我吵着要出去看輪船，我母親不許我去。

在旅館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起來，想到江邊去看輪船，才走出旅館門口，忽然看見我伯父坐著黃包車來了。伯父下了黃包車，會著了我們，便對黃包車夫說：「請您去問問輪船，今天有沒有開往漢口的？」黃包車夫去了之後，伯父對我母親說：「我也到上海去。」我母親說：「好，我們一同到上海去吧！」忽然黃包車夫跑來說：「快去，輪船只有半個鐘頭就要開了！」我伯父便叫車夫把行李搬到車上去。黃包車夫拖着行李在

前走。我們跟在後面。到了輪船上，才把行李放好，輪船就開始了。輪船在大江裏走了三天，才到漢口。

三 母親死了

到了漢口，住在一個親戚家裏，玩了兩天。第三天晚上，有一個女子來約我母親去看戲，我母親便帶着我和弟弟同去。到了戲園裏，看了兩三點鐘，我母親頭痛，便趕忙回去睡覺。我也去睡覺了。第二天，天剛亮，我還沒有起床，我伯父就來對我說：「快起來，您母親死了。」我聽見了，眼淚便淌出來了。我就同伯父走到我母親床上一看，看見我母親閉着眼睛，我擰手一摸，身上冷了，我喊了幾聲：「媽媽媽！」她沒有答應，我就大聲哭。

起來了。我弟弟見我哭，他也哭起來了。到了中上，拿了棺材來，把母親放進棺材裏，裝了起來。請了幾個人把棺材送到渡船上。我和弟弟伯父，還有其餘的人，跟着棺材在渡船上渡過去，便到了漢陽。幾個人把棺材抬到一塊荒地上去，在地下挖個坑，把棺材放進去，葬好了。我們回到漢口，伯父和弟弟吃飯去，我不想要吃飯，便沒有吃飯。第二天早上，我父親來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來的。我父親和我伯父牽着我和弟弟到我母親的坟上去看了一遍，我父親也哭了許久。回來，我父親的行李收拾好，搬到輪船上，我父親對我說：「我們到上海去。」輪船開走了。我曉得是要到上海去了。

四 由漢口到上海

父親、伯父、我和弟弟，一共四個人，在船上住了三天，經過了九江，安慶，蕪湖，南京，鎮江，五個大地方，才到上海。輪船到上海靠了岸，我父親和伯父把行李搬着，我和弟弟跟了上岸。我看見許多的車子跑來跑去，非常好玩。我父親去喊馬車，講明到華德路，車夫要一塊二角錢，我父親還了他一元，他說：「好吧！」便把行李搬到馬車上。但是，馬車夫又說：「路太遠了，一元錢不行，要兩元錢。」我父親便把行李搬下來，說：「不坐！剛才說一元的，怎麼現在又要兩元呢？」馬車夫說：「好，就一元吧！」我們四個人坐上馬車，車夫打馬，馬就跑起

來了。在半路看見電車，那時我不知道是電車。我說：「這樣大的是什麼東西？怎麼會自己走路？」我父親說：「這是電車，用電力走的。」我又不知道電是什麼東西。忽然，馬車停了。父親說：「到了。」我們便下了車，馬車夫把行李搬進屋子裏去。父親領我到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我們便在這小房子裏住下了。晚上，來了一個人，他是我父親的朋友。父親說：「這是盧先生，也在這裏睡覺的。」我便叫了他一聲：「盧先生。」過了三四天，便過年了。

五 由上海到淮安

過了年，接到李先生由淮安來的一封信，他在淮安辦小學，

他要我父親把我送到淮安去求學。那所小學名叫新安小學，不收學費，其他一切雜費也沒有。我父親想了一想，把我留在上海是沒有錢進學校的，若果拿我在上海用的錢到淮安去用，我就可以求學了。於是我父親就準備一切，準備好了，便把我送到淮安去。一天早上，我父親和伯父，我和弟弟，一共四個人，在北站上了火車，下午四點鐘光景，便到鎮江，我們下了車，住在旅館裏。第二天早上，我父親出外面去回來，他對我說：「李先生同何先生來了，他們是從南京來的，到淮安去，也住在這個旅館裏。」我就去看李先生同何先生。李先生說：「啊！幾年不見您了！您就長這樣大了！」到了下午，我們便上了輪船。這個輪船很小，不像我以前坐過的那樣大。船過了長江，到了瓜州。我有

個遠房的伯父在瓜州做事！我伯父和我弟弟要到瓜州去，我們便一同上了岸，在瓜州住了一夜。我伯父和我弟弟留在瓜州，我和我父親，李先生，何先生，一共四個人，又坐着小輪船到淮安去。輪船走了兩天，經過揚州，高郵，寶應，才到淮安。我父親在淮安住了三四天，便回到上海去了。

初到淮安，一樣也不認得，很過不慣。後來漸漸熟了，才慣了些。新安小學是辦在一個古廟裏，房子很多。學校裏的先生，共有六個：就是，李先生，何先生，台先生，吳先生，藍先生，汪先生。我和何先生，住在西樓，他們四個先生住在東樓。不多幾天，何先生有事，回到南京去了。汪先生搬到西樓來和我住。又過了幾天，吳先生也走了。學校裏只有四個先生。到了暑天，

李先生也走了，藍先生也回家去了。下半年開學的時候，只有汪先生和台先生。不久，有一個劉先生來了。不久，西樓倒了，就是我這冊日記裏第一篇所寫的。我們就同住在東樓去了。再過了幾天，藍先生也回來了，藍先生是因爲路道不通，不能回家去，才回來的。我從這半年起，就寫日記，這冊日記，就是這半年寫的。

六 由淮安回到上海

到了十一月底，（註：這是陽曆，日記上寫的是陰曆。）天冷了，我父親要我回到上海去。一天，忽然來了一個人，穿着大衣，拿着行李：他對先生們說：「義華的父親叫我來接義華回到上海去。」

藍先生就幫助我整理行李。汪先生說：「明天是元旦，您們後天再走吧！」來接我的這個人是熊先生。熊先生在這裏住了兩夜。第三天上午，我們便上了輪船。輪船走了兩天多，才到鎮江。我們上了岸，接着便到火車站去。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來了一個火車，我們便坐上火車去了。火車走了，到上海的時候，已經夜半十一點鐘了。熊先生叫了兩個黃包車拉到太平洋書店，書店的門也關了。把門叫開，把行李搬進去，我們就住在書店裏。第二天，熊先生走了。我父親來說：「你住到劉先生家裏去。」我就同着我父親到劉先生家裏去。在劉先生家裏住了兩個月，我父親又把我送到孔先生家裏去，我弟弟也住在孔先生家，我們在孔家住了好幾個月。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每天都寫日記，日記簿是在

淮安帶來的。後來，日記簿寫完了，又沒有錢買，所以也就沒有寫了。

七 再回淮安

到了七月裏，李先生由渦陽來，他對我父親說：「義華已經耽擱半年了！不宜再耽擱了！還是送他到淮安去吧！」我父親說：「沒有錢，怎麼去呢？」李先生說：「吃飯的錢我可以寄給他。」我父親就答應了。恰巧，熊先生要到淮陰去，我父親便請熊先生帶我到淮安。

船到了淮安，天落了很大的雨。我們坐黃包車到學校去，衣服行李都濕了。熊先生在校裏住了兩天，便到淮陰去了。

這時，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住在校裏的是汪先生、孫先生、台先生、藍先生和藍先生的弟弟以及高昭明、孔慶椿、王慶澐三位同學，一共八個人。台先生是在渦陽鄉村師範做事，暑假回到淮安來的。不多幾天，汪先生回家去了。又過了幾天，台先生也回渦陽去了。這時，運河裏的水漲的很大，許許多多的人在堤上連夜築堤，非常危險。這就是中國有十幾省受到大水災的時候。我們學校是在運河的東面，因有城，城裏的人請工人連夜築堤。運河的西面沒有城，沒有人築堤，堤崩了，淹了不少的地方。

不久，藍先生走了。他的弟弟也走了。高昭明進中學去了。王慶澐、孔慶椿也回家去了。學校裏只有我和孫先生。開學後三個禮拜，汪先生才回來。我和汪先生住在前樓，孫先生住在後樓。

白天還好，晚上很是冷淡。

這半年，學校比以前好的多了。前樓打了七個玻璃窗，後樓打了五個玻璃窗，教室也裝上玻璃窗，運動場也有了鞦韆滑梯蹺板籃球板，大會堂也改變了。以前簡直是一個破廟，現在就像個學校了。

八 弟弟也來淮安

寒假，孫先生因為學校的事，到上海去交涉。去了一個多月才回來。回來的時候，還請了李先生和台先生同來，還把我弟弟也帶來了。這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轟炸上海的時候，他們繞了許多路才到淮安的。

不久，又來了一個張先生，共有五個先生了。汪先生和台先生住在前樓，孫先生和李先生住在後樓，我同我弟弟和張先生住在東樓。不久，張先生因為母親生病，回南京去了，我和我弟弟搬到後樓和李先生同住。後來，高昭明楊永祥張俊卿程昌林，他們幾個年紀大的同學也搬到東樓來住。高昭明白天到城裏去進中學，晚上回到這裏來住。這半年，學校裏駐了一次兵，損失了許多東西。到六月裏，汪先生因為他哥哥害病，回家去了。暑假，孫先生又到上海去了。高昭明帶着我們組織了一個兒童自學團，在暑假內，半天工作，半天玩。

九 這一年來父親的狀況

這一年來，我父親不常和我通信，所以他的狀況，我知道的很少。他在上海沒有事做，也沒有房子住，是住在朋友的家裏。今年四月裏，聽說他到了南京，現在，聽說又到上海去了。他沒有錢寄給我們，我和弟弟的用費，都是學校裏的。

十 現在的狀況

汪先生因為他哥哥死了，他母親又害病，不能回來。孫先生到上海去了一個多月才回來。張先生和她的母親也來了。李先生到宿州中學做事去了。張先生和她的母親住在東樓，台先生住在前樓，我和我弟弟和孫先生住在後樓。還有高昭明楊永祥張俊卿也住在後樓。

我現在的生活是這樣過着：

- (1) 六時 起床，大小便。
- (2) 六時至六時半 整理床鋪，洗臉，漱口。
- (3) 六時半至七時 寫小字看書。
- (4) 七時至七時半 吃點心，喝開水。
- (5) 七時半至八時半 整理書棹，灑掃，喂鴿子，玩。
- (6) 八時半至十一時半 依照學校生活表工作。
- (7) 十一時半至十二時半 午飯休息。
- (8) 十二時半至二時 寫大字，自作科學小試驗。
- (9) 二時至五時半 依照學校生活表工作。
- (10) 五時半至六時 照料菜園。

(11) 六時至七時 晚飯，休息。

(12) 七時至七時半 看星。

(13) 七時半至九時 寫日記，填自省表。

(14) 九時至六時 睡覺。

我的自省表如下：

(1) 我今天起遲沒有？

(2) 我今天做事，有那幾件沒有依照生活表？

(3) 我今天用生水漱口嗎？

(4) 我今天喝了幾杯開水？

(5) 我今天吃了幾碗飯？

(6) 我的身體，衣服，書籍整潔沒有？

(7) 我今天看了什麼書？書中大意怎樣？有幾個生字？

(8) 我寫了多少小字？多少大字？

(9) 我做了什麼科學試驗？

(10) 我的菜怎樣了？

(11) 我今天看了什麼星？

(12) 我的日記寫了多少字？

我現在最有趣味的是科學小試驗，一個小小的十滴水瓶子可以做高射砲，一根小小的玻璃管也可以玩許多把戲。看星也很有趣味，我現在認得很多的星，北極星，北斗，仙后，牽牛，織女，大火，南斗，建星，狗星，狗國，我都認識。我又知道大火隔我們地球是三百六十年，比我們的太陽大三千倍。北極星離

我們是四百七十光年，比我們的太陽大二千五百倍。一個人，若果用兩隻腳一天走一百里路，要兩年才能繞地球一週，而光在一秒鐘就要繞地球七週。人真是太沒有本領了。

我現在一天做一個科學小試驗，試驗了就記下來。再過兩三個月，我可以整理出來，貢獻給和我同樣年紀的小朋友們做參考。親愛的小朋友們，您們見了我這本書之後，您們願意和我通信嗎？

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後五日，于淮安新安小學。

義華的日記

房子倒了！八月十九日

前天晚上，我上西樓去睡覺，睡了兩個多鐘頭了，汪先生也上來睡覺。忽然，聽見好幾次響聲，汪先生就叫我起來，我起來了。汪先生和我去叫台先生，台先生也起來了。台先生到西樓看了一會，說：「樓要倒！」台先生，汪先生，顏琦，都搬東西。東西搬完了，汪先生說：「義華，您同顏琦去睡覺。」我就同顏琦去睡覺了。到了今天，我們都起來做我們的事，西樓也沒有什麼變動。晚上，吃過晚飯，忽然，轟隆一聲，房子倒了！

薛釀打狗 八月二十二日

今天下午，我從東樓下來，看見薛釀把一個小狗關在大會堂，把皮球打狗。我看見門沒有關好，我說：「狗要從門裏跑出去。」薛釀說：「跑不掉，跑不掉！」後來，狗從門裏跑出去了。薛釀說：「不好了！不好了！狗跑出去了！」

我追張俊鑫 八月二十六日

我吃了點心之後，到前院裏去捉蜚蠊，捉到一個。張俊鑫跑來打我，我把蜚蠊給薛釀拿着，我就跑去追張俊鑫。張俊鑫跑到永裕亭裏去躲着。我指着他說：「你敢到我面前來！」他沒有說

話。等了幾分鐘，忽然聽見一聲響，後面的門開了，張俊鑫就跑了！

滾鐵環

八月二十七日

我和王慶澐，薛釀，三個人滾鐵環。滾了幾分鐘，王慶澐把鐵環放在路當中，薛釀滾過來，把腳弄破了。薛釀拉住王慶澐到台先生那裏去報告。台先生對王慶澐說：「您不要這樣做，這樣做是不好的。」我們就走出來了。

等了一會，同學們都來了，大家都滾鐵環。我和沈學文，張俊鑫，三個人比賽，沈學文滾贏了。後來，沈學武也來加入比賽，共合有四個人比賽了。張俊鑫提議：「誰滾贏了，誰就坐在

椅子上，滾輸了的人，都向他行禮。」我們都說：「贊成！贊成！」滾了一會，又是沈學文滾贏了，沈學文就去坐在椅子上，我們向他行禮。張俊鑫喊口令：「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們就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們鞠過了躬，大家都笑起來了。

我不怕了！ 九月三日

吃過中飯，我和王慶漂到蓮花街上去玩。走到半路，下起雨來了！我就和王慶漂趕快跑回來。快要到學校了，看見路旁有幾朵野花，非常好看，我就去摘了兩朵來。一朵送給王慶漂，一朵我自己玩。雨又下得很大了，我們又趕快跑。跑了十幾步，就到

學校裏了。我說：「兩，你儘管下吧！我不怕了！」

打桐果

九月五日

我走到運動場，看見王國保和蔣同仇在那裏打桐果。蔣同仇得了很多。我對蔣同仇說：「拿幾個給我。」蔣同仇說：「我們三個人平分。」我們就分，每人分得十八個。王國保又去打，打得了好幾個。蔣同仇喊他拿來分，他不分。蔣同仇又去打，打了好久，沒有打到。蔣同仇說：「好，不打了！」我們就走了。

種野葡萄

九月六日

我在第一工作室看書的時候，程昌林來了。他手裏拿着一種

東西，走到台先生面前，他問台先生：「台先生，您看這是什麼東西？」台先生說：「這是野葡萄。」我就問程昌林：「那裏有野葡萄？」程昌林就帶我到後門口，我看見許多野葡萄，我拔了兩柯，拿回來種在小花園裏。」

哭 九月十日

掃地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外面哭，我叫張俊鑫同我去看。我同張俊鑫走到後門口，看見一個人在永裕亭裏面哭。我說：「這個人爲什麼哭？」張俊鑫說：「他的媽媽死了！」那個人哭的很傷心，我也哭起來了。張俊鑫見我哭起來，就拉我回來了。

（因爲義華的母親已死了兩年了，是在漢口死的。）

擦紅洋火

九月十二日

吃過午飯，我從廚房裏走到大會堂來，看見許多同學，拿着紅洋火，在地下的石頭上擦，擦出響聲來，很好聽。沈學武把了兩支紅洋火給我，我就拿在石頭上一擦，也擦出響聲來。後來，同學們又把許多紅洋火堆成一堆，高升保拿一支紅洋火在石頭上一擦，擦出火來了，拿到那一堆紅洋火上去一點，那一堆紅洋火轟的一聲，就燃燒起來了。同學們都很快樂，大家拍手，笑。又堆了一堆紅洋火在小洞裏，王國保又拿一支紅洋火在石頭上一擦，又擦出火來了。拿到小洞裏去，許多紅洋火又轟的一聲，都燃燒起來了。我心裏很奇怪，我想明天去買一盒紅洋火來，請台

先生和我研究。

織布的梭子

九月十三日

我到湖嘴大街去發信，走到半路，看見一家織布的，我就走進去看。我看見一個人坐着用腳踏，一支梭子跑到那邊，又跑回這邊。腳不踏了，梭子也就不跑了。我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我發信回來，在路上一路走，一路想。道理沒有想出來，路倒走的太慢了。回到學校，已經吃過飯了。

黃牛在路上出大便

九月十五日

早晨，我同劉先生到雙鳳園去吃點心，走到半路，看見一條

黃牛從我們面前走過，我很怕他用腳踢我，我就牽着劉先生的手走過去。我回過頭來一看，看見黃牛在路上出大便。我心裏想，這條黃牛真不好，把路弄髒了。

狗到水裏爲什麼會淹死？ 九月十六日

今天中午，我同王慶漂去約沈學武和沈學文來上學。把沈學武沈學文都約來了，我們就到堤上去玩。我們走到堤上，看見河裏有一條死狗：我說：「死狗在河裏把水弄髒了，我們用石頭把他打下去吧！」他們都說：「好！」沈學武就用石頭打河裏的死狗，我也打，沈學文、王慶漂也打。打了好久，死狗順着水淌下去了。沈學文說：「人家把狗推到河裏，狗就淹死了。」我心裏

想，狗到水裏爲什麼會淹死呢？要是人掉到水裏去，也會淹死嗎？我回來問汪先生，汪先生說：「人和別的生物，都是要呼吸空氣才能生活，到水裏不能自由呼吸空氣，所以就淹死了。」我又問汪先生：「魚在水裏爲什麼不死呢？」汪先生說：「魚的身體和別的生物不同，習於水性，在水裏能呼吸空氣的。」我想，有的在水裏能生活，有的在水裏不能生活，這真是奇怪呀！

土狗子和黃蜂

九月十八日

昨天晚上，藍先生捉到一個土狗子，放在桌上玩。等了一會，台先生捉到了一個黃蜂，也放在桌上玩。藍先生拿土狗子和黃蜂打架。土狗子力大，咬了黃蜂一口。藍先生又把土狗子放到

黃蜂的尾巴上，黃蜂用刺刺土狗子，土狗子很害怕，就跳起來了。土狗子跳到這邊來，又和黃蜂打起架來了，過了一會，我們都睡覺了。今天起來，我去看，土狗子沒有死，黃蜂已死了。我心裏想：土狗子何以沒有死？黃蜂何以死了呢？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什麼緣故來，我就把黃蜂拿去埋在地下。

天上的雲和星

九月二十日

吃了晚飯，我到後門口去玩。我看見天上有白的雲，紅的雲，黃的雲，綠的雲，非常好看，我心裏非常快活。天空有許多鳥飛來飛去，牠也很快活，一路唱着歌。過了一會，太陽沒有了，白的雲，紅的雲，黃的雲，綠的雲，也沒有了。星出來了，

月亮還沒有出來。星又多起來了，我就坐在椅子上數星，看有多少？星沒有數清楚，我却在椅子上睡着了。

河裏爲什麼能點燈？

九月二十二日

前幾天就聽見同學們說：「今天晚上要放河燈。」今天吃了晚飯，我和台先生到堤上去看放河燈。放河燈的人，非常之多。有的打鑼，有的打鼓。他們把河燈一個一個的放到河裏去，有紅的，有綠的，有花的，排成隊伍，非常好看。看了好久，河燈沒有沈下水去，也沒有熄。我心裏很奇怪，我就問台先生：「河燈是紙做的，河裏爲什麼能點燃呢？」台先生說：「您明天自己做一个試試看。」我們就回來了。

個個都是畫家

九月三十日

今天，我們開了一個圖畫成績展覽會，我看，我們的圖畫，比上半年進步多了。高昭明，孔慶鴻，王慶濱，劉昭朗，他們四個的更進步，更畫得好。我就對同學們說：「上半年我們的圖畫很不好，現在我們的畫比上半年好多了。我們從今以後，更要努力。將來我們個個都是畫家，能畫很好的畫，使世界上的人都佩服我們，都愛看我們的畫。」同學們拍起手來，我就不說了。

桂花是供大家看的

十月一日

我們學校裏的桂花開了，很香。我們上課時，香氣吹到我們

鼻子裏來，香氣很好。外面的許多人都來看桂花。我們只許他看，不許他摘。要是有人要摘桂花，我們必要告訴他：「桂花是供大家看的，不可以摘的。假使您摘一枝桂花，我也摘一枝桂花，他也摘一枝桂花，人人都摘一枝桂花，桂花不是都要摘盡了嗎？後來的人，不是就沒有桂花看了嗎？我們看了桂花，心裏很快樂，沒有桂花看的人，心裏不是不快樂嗎？所以我們看見好的東西，不要拿去，留着給大家看，大家都快樂。」

月亮怎麼沒有出來？ 十月十五日

今天晚上，我同劉先生到洗澡塘去洗澡。走到外面，看不見天上的月亮。我說：「月亮怎麼沒有出來？」劉先生說：「今晚

的月亮，走到地球的背面去了，所以看不見月亮。」我說：「若果我們現在走到地球的背面去，不是可以看見月亮嗎？」劉先生說：「不行，現在我們地球的背面。就是美國，美國現在是白天，白天太陽的光太大，月亮的光被太陽的光遮住了，所以也看不見月亮的。」

好玩呀！

十月十八日

今天晚上，下雨。我和劉先生到東樓上去睡覺。走到東樓下那間小屋子裏，因為我們沒有帶燈，看不見亮，所以亂闖。我闖到木板上，我大聲喊：「我闖到木板了！」劉先生闖到石牆上，劉先生也大聲喊：「我闖到石牆了！」闖了一會，闖到樓門口了。

劉先生說：「唉呀！鑰匙忘記了帶來。」劉先生就去拿鑰匙，我站在樓門口等。等了一會，劉先生來了，劉先生說：「這真有趣，鑰匙在我的衣服裏，還要到處去找呢！」我就笑起來了。

我們要聽不到鳥叫了！

十月二十日

吃中飯的時候，忽然聽着外面乒乓一聲響，我心裏很奇怪，我就跑出去看。看見河邊大樹脚下有兩個人，手裏提着槍，眼睛對着樹上望。我知道了，他們是打鳥的。另外有一個人對這兩個

人說：「你看，鳥在竹林裏。」這兩個人就提着槍走到竹林裏去。乒乓！又是一聲響，鳥都飛跑了。這兩個人就坐在小船上划着走了。我對着竹林看了一會，一個鳥也沒有了。我心裏想：這

兩個人爲什麼要打鳥呢？鳥同他有什麼仇嗎？把鳥都打死了，嚇跑了！我們要聽不見鳥叫了！

很害怕

十月二十一日

昨天晚上，我和劉先生到東樓去睡覺，到了樓上，劉先生說：「我要到下面去弄水。」我說：「好！」劉先生去了一會，我聽着窗子外面呵呵呵……的響，又聽着樓板上的的的……的響，我很害怕，我又注意聽了一會，我就大聲喊劉先生。劉先生來了，我就安心睡覺了。

那裏來的飛機聲？

十月二十五日

我正在寫字的時候，聽着天上有嗚嗚嗚……的響聲，張俊鑫跑來對我說：「飛機來了。」我想：淮安沒有飛機，那裏來的飛機聲呢？一會，響聲更大了，外面許多的人大聲喊：「啊呀！飛機來了。」藍先生也跑來對我們說：「飛機來了，你們出去看看。」我們大家就忽忽忽……的跑出去看。看見飛機由南邊飛來，向北邊飛去。一會，飛機去遠了，看不清了。張俊鑫對我說：「看那飛機的樣子，是飛得很慢呀！」我說：「您在這裏看了多少時候，他就飛不見了？您還說牠慢嗎？」

火真是壞東西嗎？

十月二十八日

早上起來，沒有熱水洗臉，我就去燒火。燒了一會，火鉗在

火裏燒紅了，我把火鉗拿出來放在柴上，柴就生出火來了。我覺得希奇得很。一會，劉先生來了，我就把這件事告訴劉先生，并問劉先生：「這是什麼道理？」劉先生說：「火鉗是鐵做的，鐵是最容易傳熱的。火鉗放在火裏，牠就把火裏的熱傳上來。到了頂熱的時候，火鉗就紅了。您把這頂熱的火鉗拿到柴上去，柴受了熱，也就會燃燒起來了。」我又問劉先生：「可以燒布嗎？」劉先生說：「可以可以！」我說：「這火真是壞東西！」劉先生說：「火真是壞東西嗎？您爲什麼又要燒火呢？」我就笑起來了。

今晚住在什麼地方呢？十月三十日

放晚學的時候，天空中有許多鳥，排成一個一字，由南邊飛來。許多的同學都唱起歌來，他們唱的是：

雁！

雁！

您排個人字給我看。

我聽他們唱的很好聽，我就叫張俊鑫教我。張俊鑫教了我兩遍，我也就會唱了。我抬頭一看，天上的鳥果然排成一個人了。我心裏很奇怪，難道鳥也聽得懂人的話嗎？我就把這首歌改了一個字來唱，我唱的是：

雁！

雁！

您排個一字給我看。

那些鳥好像也就排成一個一字，向北邊飛去了，去遠了，看不見了。我心裏想，這些鳥，今晚住在什麼地方呢？

無用的東西！十一月一日

今天是星期，我和劉先生，高昭明三個人到湖心寺去玩。走到湖心寺，看看許許多多的大菩薩。我問高昭明說：「這些大菩薩是什麼東西做的？」高昭明說：「是泥做的。」劉先生說：「這些大菩薩，不知化了許多的錢才做起來的？要是把這些錢來做別的事，譬如拿來辦學校，多好呢！」高昭明說：「這湖心寺不知化了若干萬銀子才做起來的呢？這廟裏有八百頃田地，一年

不知收多少租？每天有幾十個和尚吃飯。」我們再走進裏面一層去，看見許多和尚對大菩薩燒香，磕頭，磕了許多的頭。我想，泥做的菩薩是無用的東西，人向泥菩薩磕頭求福，更是無用的東西了。

共合多少錢？ 十一月二日

早上，我和劉先生去買油。走到油店裏，劉先生問油店裏的人說：「有豆油沒有？」油店裏的人說：「沒有。」劉先生又問：「有什麼別的油沒有？」油店裏的人說：「有花生油，有麻油。」劉先生說：「花生油多少錢一斤？」油店裏的人說：「一千錢一斤。」劉先生說：「太貴了，能減一些嗎？」油店裏的人

說：「不能減。」我們就走了。走到別的一個油店，劉先生問油店裏的人說：「你們店裏有些什麼油？」油店裏的人說：「有花生油、有麻油。」劉先生說：「花生油多少錢一斤？」油店裏的人說：「一千錢一斤。」劉先生說：「怎麼這樣貴了？」油店裏的人說：「這一會是要貴些了。」劉先生說：「好，買兩斤，你有瓶子嗎？」油店裏的人說：「有。」劉先生說：「多少錢一個？」油店裏的人說：「三百六十文。」劉先生說：「少一點，三百二十文，賣不賣？」油店裏的人說：「好。」油店裏的人就拿瓶子把油裝好。劉先生問我說：「共合多少錢？」我在心裏算了一算，我就很快的說出來：「二千三百二十文！」油店裏的人笑着說：「不錯！不錯！」劉先生交了錢給油店裏的人，我們就

走了。

我那裏有錢呢？ 十一月十日

八點鐘响了，我才起床。唉呀！我到上海來，比在淮安的時候，起的太遲了。我穿好衣服，我就拿水壺到外面去打水來洗面。我洗了面，劉先生的娘姨買包子給我吃。我吃飽了，我就寫信。寫給我新安小學的先生，又付了四張照片給他們。我寫的信如下：

親愛的汪先生，台先生，藍先生，劉先生：我離開您們，快要十天了！我心裏非常想念您們，您們也一定很掛念我吧？我遲到今天才寫信給您們，請您們原諒我吧。我現在寄四張照片給您們，祝您過新年過的快樂。要是我有錢，我要買幾十張照片，

送給我們同學，一個人一張。我現在和我弟弟一塊兒玩，有時候也打架。我弟弟的力量比我大，我打不過他。您們接了我的信，千萬要回我的信，不要忘記了。我的話完了，祝您們

快活。

您們的學生左義華，十一月九日。

我寫好了信，已經十二點鐘了，劉先生的娘姨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飯了。吃過了飽，我玩了一會，我父親同着一個醫生來給我看腳，我腳上生瘡。醫生看了一下，他說：「不要緊，我拿點藥給您擦擦就好了。」醫生拿藥給了我，他就走了。我問我父親要錢買郵花寄信，我父親說：「我那裏有錢呢？」我看我父親很不快活。我心裏也很不快活，我也沒有說什麼話了。

到大世界去玩 十一月十三日

今天，我父親同兩位先生引我到大世界去玩。走到一個玩魔術的地方，我們就站在那裏看，看見那玩魔術的人很有本領，他玩了三個魔術：第一個魔術，是：他把一個人的手指砍掉了，但那人的手上不出血，那人也不哭。第二個魔術，是：他打一個圓圈拋出去，那圓圈又回來套在他的手上。第三個魔術，是：他把一個鴨蛋放在缸裏，一會兒，就有許多的鴨子，一個一個的從缸裏走出來。我心裏很奇怪，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弄我玩 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晚上，我同劉先生娘到太平洋書店去玩。我穿錯了襪子，一隻是白色的，一隻是黑色的，他們許多人都笑我。一會，有些人說我是江北人，我說：「我不是江北人。」他們說：「你不是江北人，你怎麼說話是江北口音呢？」我說：「我是湖南人。」又有人畫我是狗，狗上面寫個左字。我也畫他們是豬，豬上面寫個太平洋書店。他們要捉我，我就跑了。

法國公園

十一月十七日

今天下午，我和李先生到法國公園裏去玩。那裏有許多的樹木，又有許多的好看的花，還有很寬大的草場，那地方真是好。有許多外國的小孩子在草場上跑來跑去，做遊戲，他們非常快

活。又有些外國小孩子在沙地上玩，把沙堆成一堆一堆的，又把沙裝在玻璃瓶子裏去，還用石子在沙地上畫圖。我看見他們的眼睛是藍的，頭髮是黃的，又是鬍鬚的，很好看。我看他們比中國的小孩子活潑的多。我想和他們說話，但我不會說他們的話，他們也不會說我們的話。我們看了一會，我們就走了。走到一個地方，有鐵絲網圍着，裏面有幾個小鹿子。我問李先生：「爲什麼把鹿子關在這裏面？」李先生說：「關着給人看的。」

我心裏很不快活

十一月十九日

我提着水壺到外面去打開水，走到半路，看見一個賣糖的，把糖做了許多好玩的東西。有鷄，有鴨，有小鳥，還有許多別的

東西，我記不清了。那些東西的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還有一些別的顏色，我也記不清了。我看了一會，我很想買一個來玩，但是沒有錢買。我就去打開水。打了開水回來，我告訴劉先生娘，劉先生娘拿一個銅板給我，我就趕快跑出去，把銅板給了那賣糖的，我叫他做一個紅色的叫子給我。等不多久，他就做好了一個紅色的叫子給我。我趕快跑回來，我想拿給劉先生娘和我弟弟看。才走到門口，乒乓一聲，叫子壞了。我就慢慢的走回去，劉先生娘問我買了什麼東西？我說：「壞了！」劉先生娘說：「唉呀！可惜了！」從此一天到晚，我心裏很不快活。

三隻狗搶骨頭 十一月二十日

我和劉先生娘出去買菜，看見一隻花狗在菜場外面吃骨頭。忽然有一隻黑狗跑來搶花狗的骨頭，花狗不讓黑狗把骨頭搶去，就和黑狗爭吵起來。兩隻狗只顧爭吵，把骨頭放在一旁，倒忘記了。忽然又來了一隻黃狗，看見地上有一塊骨頭，就把骨頭啣着走了。花狗和黑狗看見骨頭被黃狗啣着走了，牠們兩個便不爭吵，共同去追黃狗。黃狗被花狗和黑狗追急了，便把骨頭放下，回頭來和花狗黑狗打架，牠們三隻狗便打起架來了。牠們三隻狗打架打的非常兇，過路的人都不敢走近牠們。我很怕牠們咬着人，我就拿一塊小石頭打去，想把牠們打走。但是石頭太小了，打不着牠們，牠們依然在那裏打架，打得比先前更兇。旁邊一個大人用一塊大石頭打去，三隻狗才呆住了，不打架了。旁邊的人

再彎下身子去拾石頭，三隻狗看見了，才不顧命的跑了，骨頭依然放在地下。我就和劉先生娘回來了。

呼呼呼

……十一月三十一日

早上，我醒了，還沒有起床，就聽到窗外有呼呼呼的聲音，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叫？我起來一看，原來是吹了西北風。只聽見呼呼呼的聲音，又不看見風是什麼樣子？我很奇怪，再向牆上一望，只看見牆上的小草，南邊倒，北邊倒，倒了再起，起了再倒，倒個不停。天上的黑雲，像馬奔騰，非常之快。我知道了，這些雲是被風吹着跑的。我出去打水來洗臉，天氣很冷，冷得我牙齒可大可的響，身上也抖起來了。我洗了臉，我父親也起來

了。我父親說：「天氣這樣冷，怕要下雪吧？」一會，果然下起雪來了，雪在天空中上下飛舞，非常好看。我說：「天下雪了，快要過年了。」我父親點點頭，笑笑。」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發行

義華的日記（全一冊）實價一角八分

外埠酌加郵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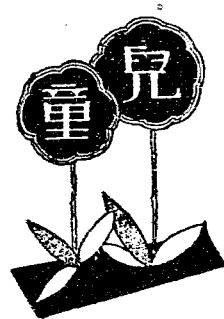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著 作 者	左 義 華
校 閱 者	孫 銘 勳
發 行 者	兒 童 書 局
印 刷 者	兒 童 書 局

總發行行

兒童書局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實價大洋一角八分